



“行走烟台”是本报针对烟台(含各县市区)本土文化、风土人情推出的专版报道。如果你生活在烟台,对烟台的历史文化有独到见解,或者与烟台的某些人或事儿结下不解之缘,都欢迎提供新闻线索或投稿,来稿请注明作者姓名、地址、联系电话,稿件一经采用,稿费从优。

新闻热线:18653588630 投稿邮箱:qjwbnmxs@vip.163.com 投稿地址:烟台市芝罘区环山路3号润利大厦1605室 毛旭松 收 邮编:264003

北大街:芝罘大街之翘楚



芝罘挽歌

安家正

烟台北大街,犹如上海之南京路,济南之泉城路,是一座城市的地标性大街。

北大街历史悠久,远在1750年,具有妈祖信仰的渔民在街中心的地方建了三间草房,以祭祀海神娘娘,成为大庙的根。嘉庆年代开始大规模地扩建,最后形成了商业和文化中心,并逐步向东西两翼发展。据史料记载,到1850年,大庙周围已有千户商家,并形成了面市街、饭店街、菜市街、鱼市街、果木市街等集市街道,涌现出一大批老烟台著名的商家店铺,如瑞蚨祥、生生堂等。1901年,烟台商界八大家发起成

立商会(后来成为总会),会址就设在大庙。这里同时也是金融核心,每天清晨,这里的恒泰商号觉得你给银元兑换铜子的比例,贱准银锭的成色,掌控了老烟台的经济命脉。

改革开放之后,商业文化得到空前的重视,一个红顶商人胡雪岩让徽商为人青睐,一个《乔家大院》让晋商被人追捧,于是有人疾呼鲁商,其实,真要弘扬鲁商,是绝对不能忽视烟台,尤其不能漠视北大街的商业传统的。

北大街商铺比肩,竞争激烈,但却恪守儒商信条:诚信为本,买卖公平,货真价实,童叟无欺,信誉第一,顾客至上。瑞蚨祥的经营之道更是为人称道,遐迩闻名,堪为行业楷模,他们的作法是:笑迎顾客,热情服务,百问不烦,百拿不厌,购者帮助挑选,不购者也以诚相待,只要是顾客来到瑞蚨祥,都是主顾,买卖



不成仁义在。一回生两回熟,早晚都是老主顾,无不彬彬有礼地送到门外。老弱妇孺还要包裹整齐,护送到家。

还有一种“照账”。据《烟台要览》载:“至肆购物不需现钞,只留地址姓名即可将物携去,翌日自有人来按薄索值,谓之照账。”其实,就是今日之赊销。但彼时的账全靠信誉在“照”,从未听说过“买卖两个心眼儿”发生过争议,商家让利成为习惯。

像瑞蚨祥这样的绸缎庄还有一种售货员,尊称为“三掌柜”的,俗称“跑街的”,来了新衣料,他们必携之上门推销,他们对客户的需求了然于心,尤其对女主人的喜好了如指掌,所以烟台的大街小巷里多了些这种“临时的行商”,频频到市民家中作客。

烟台的商业传统,理念是和气生财,而不是恭喜发财,人们似乎忌讳这个发字,说对方发财,有暴发之嫌。

牟平城隍爷酒醉姥姥家



“铁面御史”俞价

李镇

旧时,牟平县城(今新牟里村一带)建有一座城隍庙,庙中供奉有城隍神,城隍神是城市

的保护神,总管一县冥间行政事务。人们尊崇祭祀城隍神,祈求神灵福佑的习俗由来已久,由此衍生演绎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趣闻佳话。“牟平城隍爷酒醉姥姥家”就是百姓们津津乐道的一句俚语。

相传,城隍神一般由当地人们普遍认同的已过世的英雄人物或者贤臣名宦担任。清代,牟平城供奉的城隍神就是本县明朝的“铁面御史”俞价。

这位俞价是牟平历史上鼎鼎大名的乡贤。

他清正廉洁、铁面无私、不畏权贵、百姓拥戴,人称“俞青天”,其事迹散见于《明史》和方志中。民国宋宪章版《牟平县志》对他是这样记载的:“俞价,城南门里人,实胞侄。万历己丑进士,初任行人,升御史,刚正不阿,贵戚幸臣,咸相戒勿扰御

像。

大家前呼后拥浩浩荡荡抬

的神像踏上归途。此刻,正是夕阳西下,彩虹盈天,美丽的金色霞光映照在城隍爷的脸上。城隍爷红光满面,光彩照人,咋看似乎酒醉绯红,更显八面威风、庄严肃穆。众人见状诙谐地说:“城隍老爷到姥姥家喝醉了。”此话传开,成为一景,众人争睹。这就是流传在牟平民间的古话“城隍爷酒醉姥姥家”的由来。此语百姓们口碑相传,且乐道至今。

他到油坊村姥姥家拜年。其时,全城百姓伫足观看,夹道欢送,热闹非凡。当拜年的队伍临近油坊村的时候,早有油坊村的乡绅名流率众出村恭候多时,两支队伍合一处,将打一家喜气洋洋簇拥进庄,进门落座,焚香颂咏等祭祀礼数不必说。待到傍晚时分,酒醉饭饱,一行人抬着神像踏上归途。此刻,正是夕阳西下,彩虹盈天,美丽的金色霞光映照在城隍爷的脸上。城隍爷红光满面,光彩照人,咋看似乎酒醉绯红,更显八面威风、庄严肃穆。众人见状诙谐地说:“城隍老爷到姥姥家喝醉了。”此话传开,成为一景,众人争睹。这就是流传在牟平民间的古话“城隍爷酒醉姥姥家”的由来。此语百姓们口碑相传,且乐道至今。

所城里掌故

占山户和买山户

毛贤君

2007年春,我有幸参加芝罘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组织的《烟台奇山所城》一书的编撰工作,采访过所城里德高望重的夏德铸老先生。夏老1930年生,是个老烟台。现将他老烟台掌故趣闻整理出来,求教于读者朋友。

夏老小时候听老人讲,所城里的坐地户分占山户、买山户两种。所谓占山户即从小生长在这块土地上,所谓买山户就是后来从外地迁来的。当然,史书上有“齐东野人”的记载,比之中原一带,胶东算是开化

晚的荒蛮之地。占山户其实也是从外地迁来的,只是时间上比买山户来得早而已。

所城占山户有高、谭、于、夏、翟姓,买山户则是张、刘等姓。占山户人丁不旺,经济实力不强,没出有影响的名人。

占山户中先说夏家。夏老小时候就跟着父兄祭祖,依稀记得神主牌位上写着:“夏氏门中,先远三代,世祖夏相举,二世祖夏铉。”夏老住的小院,共有七间半平房,原先为夏家胡同12号,1967年改为双兴胡同10号,一直沿用至今。现在,所城里夏家只剩他家这一户了。如今,所城里许多居民的屋顶

上都换过瓦,唯独夏老家这座小院屋顶上还是黑瓦,保留着老建筑古朴苍老的原汁原味。夏老曾自豪地说,他家现在居住的这幢小院是烟台市区保存完好,历史最悠久的民居之一。

夏老曾听母亲说,在他曾祖母年轻时,夏家胡同里面北头住着一位刘姓老太太。她说:“这胡同里尽住着姓刘的,怎么叫夏家胡同?我非给他改过来,叫它刘家胡同。”刘老太太的媳妇为人宽厚,说:“不对呀,妈,人家夏家来得早,所以才叫夏家胡同。”

还有一个传说,夏家听街坊蓬莱籍的郭女士说了一句

民谚:“没有奇山所,先有夏家楼”。连外地入住所城里的人都知道这句谚语,可见这句谚语在所城里流传之广,也可见夏家来所城里这方宝地之早。那么夏家楼遗址安在?一处夏家胡同,迎面所城里大街路南有幢坐南朝北的深宅大院。地基很高,门前起了一层台阶,进了院门又起了一层台阶,是夏氏族人所建。虽没有刘子绣故居高大气派,但在所城里民居尚未形成规模,在一排稀稀拉拉的小平房中可谓鹤立鸡群,其他姓人仰望这座深宅大院就称为“夏家楼”了。

嫁妆的昔与今



张功基

结婚时女方的陪嫁品为“嫁妆”,乡间亦有陪送和陪闺女等别称。旧时,蓬莱一带和其他地方一样,素有“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一说,认为闺女出嫁以后就是外姓人家的人了,因此农家普遍认为养闺女不合算,即不仅要从小养到大,而且出嫁时还得搭上一些嫁妆,是一桩赔本的买卖。所以,乡间百姓将嫁妆戏称之为“赔本”,而“抬嫁妆”也就有了“抬赔本”的称谓。

对于女方嫁妆的数量和质量,蓬莱乡间历来有“多有多陪,少有少陪;有好陪好,有孬陪孬”之说,意思是闺女的嫁妆可多可少,可好可坏,不像儿子娶媳妇那样,彩礼需要面面俱全,缺一不可。然而,事实并非真正如此,因为嫁妆是娘家父母的脸面,过去也往往决定闺女出嫁以后在婆家的地位。所以老辈子年间,除了父母操持备办以外,很多家庭大都有意识地教育和培养闺女从小开始积攒。

旧时,女方的嫁妆一般为大柜、箱子、匣几、椅子、四喜桌、被搁子、座钟、镜子、茶壶、茶碗、帽筒、被褥、枕头等。盛被褥的箱子四角要放钱币,数量没有统一规定,多少根据家境自定,俗称“压箱子底”。有的地方讲究女方陪嫁的被褥必须是“单数”,男方准备的被褥自然亦如此,双方相合后即成“双数”,寓意夫妻“恩爱和美”。蓬莱一带过去嫁妆的数量均以“抬”为单位,即两人抬一宗物品为“一抬”,普通人家为“四六抬”,较多者10余抬,但一般不会少于两抬,而富裕家庭则有“二十四抬”之多,因之便有了“生闺女要生个二十四抬”的乡间戏言。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嫁妆的数量和质量也不断提高,只要闺女的婚事定了下来,家家父母都要请木匠打家具,这是当时乡村里的一道风景。到了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旧式大柜、桌子、匣几、椅子、被搁子、帽筒等逐渐被淘汰,新式大立柜、五斗橱、写字台、茶几、电度折叠椅、梳妆台等,成了最时尚的陪嫁品,被褥也由普通面料变为绸缎面料。

陪嫁被褥的缝制有诸多讲究,一要择日子,多选择“双月双日”,乡间有“单月缝被一人睡”的说法;二要请本家“儿女双全”、“不戴重孝”、“心灵手巧”的婶子大娘或街坊邻好的女人帮忙缝,缝制的时间不能任意拖长,这是防止灰尘杂物等掺入被褥不吉利;三是缝制被褥的红线不能有“接头儿”和“挽扣儿”,这是担心“新人婚后日子过得疙疙瘩瘩不顺利”;四要在被里缝进几个硬币,寓意为“婚后钱多当被盖”。现在陪嫁的被褥多为缝制和购买并举,但只要有缝制被褥的,依然遵循传统习俗。

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女方陪嫁品中的高档商品渐次出现。发展至今,液晶彩电、空调、电冰箱、数码照相机、电脑、摩托车、电动车甚至小轿车等,也都进入了嫁妆行列,置办嫁妆的大部分旧俗已经从农家视野中彻底消失。

嫁妆由寒酸到体面,这是乡间农家生活变迁的一个缩影。